

<<傅雷全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傅雷全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8265644

10位ISBN编号：7538265643

出版时间：2002-12

出版时间：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傅雷

页数：846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傅雷全集>>

内容概要

全书共20册，收录傅雷先生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有关小说、传记、艺术、政论等译作三十六部，译文二十五篇；还有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等文章一百三十六篇，以及家书一百七十五通和致友人书二百六十五通。

<<傅雷全集>>

作者简介

傅雷先生(一九零八——一九六六)的译作自树一帜,早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他一生笔耕三十七载,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惜过早离开了人世。

《傅雷全集》收录傅雷先生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有关小说、传记、艺术、政治等译作三十六部,译文二十五篇;收录的著作除了著名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外,还有涉及文学、美术、音乐、政论等文章一百三十六篇,以及家书一百七十五通和致友人书二百六十五通。

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是傅雷先生倾注心力最多,也由于他的翻译而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位作家,分别出六卷和五卷,排在前面;另有五卷为其他译作;最后四卷为著作。

《傅雷全集》以上世纪出版的《傅雷译文集》和《傅雷文集》为蓝本,进行了大量补充校订工作。

<<傅雷全集>>

书籍目录

第一卷 巴尔扎克：《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亚尔培·萨伐龙》《高老头》第二卷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于絮尔·弥罗埃》第三卷 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搅水女人》第四卷 巴尔扎克：《幻灭》第五卷 巴尔扎克：《贝姨》第六卷 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猫儿打球号》（存目）第七卷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八卷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九卷 罗曼·罗兰：《红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十卷 罗曼·罗兰：《红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附：《贝多芬评传》《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傅雷）《米开朗琪罗传》 附：《米开朗琪罗情诗》《托尔斯泰传》 附：《托尔斯泰遗著论》《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托尔斯泰著作年表》《论莫扎特》第十一卷 服尔德：《老实人》《天真汉》《醒第格 及其他短篇》梅里美：《嘉尔曼》 《高龙巴》第十二卷 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服尔德传》第十三卷 罗丹述 葛赛尔记：《罗丹艺术论》牛顿：《英国绘画》 《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傅雷编译）第十四卷 斯诺：《美苏关系检讨》斯科特：《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政策》第十五卷 菲列伯·苏卜：《夏洛外传》罗素：《幸福之路》杜哈曼：《文明》文学、音乐、 美术及其他译文第十六卷 丹纳：《艺术哲学》 附：泰纳《艺术论》（早年译作）第十七卷 小说·散文 文艺评论 政论杂评第十八卷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美术论著 音乐论著第十九卷 家书卷 附：傅雷遗书第二十卷 书信卷 附录：I傅雷年谱 II傅雷译著年表

章节摘录

书摘 男人发明主义与理论，他是数学家，哲学家，玄学家。
女子则完全沉浸于现实中，她若对于抽象的主义感到兴趣，亦只是为了爱情(如果那主义即是她所喜欢的男人的主义)，或是为了绝望之故(如果她被所爱的男子冷淡)。

即以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el (一七六六——一八一七)，法国浪漫派女作家、文艺理论家而论，一个女哲学家，简直是绝了女人的爱情之路。

最纯粹的女性的会话，全由种种故事、性格的分析，对于旁人的议论，以及一切实际的枝节组成的。最纯粹的男性的会话却逃避事实，追求思想。

一个纯粹的男子，最需要一个纯粹的女子去补充他，不论这女子是他的妻，是他的情妇，或是他的女友。

因了她，他才能和种族这深切的观念保持恒久的接触。

男人的思想是飞腾的。

它会发现无垠的天际，但是空无实质的。

它把“辞句的草秆当做事实的谷子”。

女人的思想老是脚踏实地的：它每天早上都是走的同样的路，即是女人有时答应和丈夫一起到空中去绕个圈子，她也要带一本小说，以便在高处也可找到人类，情操，和多少温情。

女子的不爱抽象观念，即是使她不涉政治的理由么？我以为若果女人参与政治而把其中的抽象思想加以驱除时，倒是为男子尽了大力呢。

实用的政治，与治家之道相去不远：至于有主义的政治却是那么空洞、模糊、危险。

为何要把这两种政治混为一谈呢？女人之于政治，完全看做乐观的问题与卫生问题。

男人们即是对于卫生问题也要把它弄成系统问题，自尊自傲问题。

这是胜过女人之处么？最优秀的男子忠于思想；最优秀的女子忠于家庭。

如果为了政党的过失以致生活程度高涨，发生战争的危险时，男人将护卫他的党派；女人将保障和平与家庭，即是因此而改易党派亦所不惜。

但在这个时代，在女子毫不费力地和男子作同样的研究，且在会考中很易战败男子的时代，为何还要讲什么男性精神女性精神呢？我们已不是写下面这些句子的世纪了：“人家把一个博学的女子看做一件美丽的古董，是书房里的陈设，可毫无用处。

”当一个住院女医生和她的丈夫——亦是医生——谈话时，还有什么精神上的不同？只在于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啊！一个少女，充其量，能够分任一个青年男子的灵智生活。

处女们是爱研究斗争的。

恋爱之前的瓦尔姬丽(Walkyde)按系华葛耐歌剧中之女英雄是百折不挠的。

然而和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按系华葛耐歌剧中之男英雄相爱以后的瓦尔姬丽呢？她是无抵抗的了，变过了。

一个现代的瓦尔姬，医科大学的一个女生，和我说：“我的男同学们，即在心中怀着爱情方面的悲苦时，仍能去诊治病人，和平常一样。

但是我，如果我太不幸了的时候，我只能躺在床上哭。

”女人只有生活于感情世界中才会幸福。

故科学教她们懂得纪律亦是有益的。

阿兰有言：“人类的问题，在于使神秘与科学得以调和，婚姻亦是如此。

” 女子能够主持大企业，其中颇有些主持得很好。

但这并不是使女子感到幸福的任务。

有一个在这种事业上获得极大的成功的女子对人说：“你知道我老是寻访的是什么？是一个能承担我全部事业的男人，而我，我将帮助他。

啊！对于一个我所爱的领袖，我将是一个何等样的助手！……”的确，我们应当承认她们是助手而不是开辟天地的创造者。

人家可以举出乔治桑，勃朗特姊妹(Bronte)按系英国十九世纪三女作家，艾略特Eliot(一八一九——一八

<<傅雷全集>>

八〇), 按系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 Mary Ann Evans之笔名, 诺阿叶夫人Mme de Noailles(一八七六—一九三三), 法国现代女诗人, 曼殊斐儿……以及生存在世的若干天才女作家。

固然不错, 但你得想想女子的总数。

不要以为我是想减低她们的价值。

我只是把她们安放在应该安放的位置上。

她们和现实的接触, 比男人更直接, 但要和顽强的素材对抗, 奋斗——除了少数例外——却并非她们的胜长。

艺术与技巧, 是男性过剩的精力之自然发泄。

女人的真正的创造却是孩子。

以上是伦理学家对于“杂有爱的成分的友谊”的攻击。

要为之辩护亦非不可能。

以欲念去衡量男女关系实是非常狭隘的思想。

男女间智识的交换不但是可能, 甚至比男人与男人之间更易成功。

歌德曾谓: “当一个少女爱学习, 一个青年男子爱教授时, 两个青年的友谊是一件美事。

”人家或者说, 这处女的好奇心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欲念化妆成智识。

但又有什么要紧, 如果这欲念能使刺激思想, 能消灭虚荣心! 在男女之间, 合作与钦佩, 比着竞争更为自然。

在这种结合中, 女人可毫无痛苦地扮演她的二重角色, 她给予男人一种精神的力, 一种勇气, 为男人在没有女友时从来不能有的。

如果这样的智识上的友谊, 把两个青年一直引向婚姻的路上, 也许即是有热情的力而无热情的变幻的爱情了。

共同的作业赋予夫妇生活以稳定的原素; 它把危险的幻梦消灭了, 使想象的活动变得有规律了, 因为大家有了工作, 空闲的时间便减少。

我们曾描写过, 不少幸福的婚姻, 事实上, 在数年之后已变成了真正的友谊, 凡友谊中最美的形式如尊敬, 如精神沟通, 都具备了。

即在结婚以外,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成为可靠的宝贵的心腹也绝非不可能。

但在他们之中, 友谊永不会就此代替了爱情。

英国小说家洛朗斯有一封写给一个女子的奇怪的残酷的信。

这女子向他要求缔结一种精神上的友谊, 洛朗斯答道: “男女间的友谊, 若要把它当作基本情操, 则是不可能的……不, 我不要你的友谊, 在你尚未感到一种完全的情操, 尚未感到你的两种倾向(灵与肉的)融和一致的时候, 我不要如你所有的友谊般那种局部的情操。

”洛朗斯说得有理, 他的论题值得加以引申。

我和他一样相信, 一种单纯的友谊, 灵智的或情感的, 决不是女人生活中的基本情操。

女人受到的肉体的影响, 远过于她们自己所想象的程度。

凡她们在生理上爱好的人, 在她们一生永远占着首位, 且在此爱人要求的时候, 她一定能把精神友谊最完满的男友为之牺牲。

一个女子最大的危险, 莫过于令情感的友谊扮演性感的角色, 莫过于以卖弄风情的手段对待一个男友, 把她的思想来隐蔽她的欲念。

一个男子若听任女子如是摆布, 那是更危险。

凡幸福的爱情中所有对于自己的确信, 在此绝找不到。

瓦莱里有言: “爱情的真价值, 在能增强一个人全部的生命力。

”纯粹属于灵的友谊, 若实际上只是爱的幻影时, 反能减弱生命力。

男子已逼近“爱的征服”, 但猜透其不可能, 故不禁怀疑自己, 觉得自己无用。

洛朗斯还说: “我拒绝此种微妙的友谊, 因为它能损害我人格的完整。

”男女友谊这错杂的问题至少可有两种解决。

第一种是友谊与爱情的混合, 即男女间的关系是灵肉双方的。

第二种是各有均衡的性生活的男女友谊。

<<傅雷全集>>

这样，已经获得满足的女子，不会再暗暗地把友谊转向不完全的爱情方面去。

洛朗斯又说：“要，就要完全的，整个的，不要这分裂的，虚伪的情操，所有的男子都憎厌这个，我亦如此。

问题在于觅取你的完整的人格。

唯如此，我和我的友谊才是可能，才有衷心的亲切之感。

”既然身为男子与女子，若在生活中忘记了肉体的作用，始终是件疯狂的行为。

夜更短更凉快了。

九月的玫瑰落叶了。

歌德的古怪的朋友，那个才华盖世的梅克来到惠兹拉，认识了夏绿蒂。

他觉得她很迷人，但瞒着歌德不说。

他淡淡的扮一个鬼脸，劝歌德动身，去找别的爱。

博士呢，稍稍有些恼恨，想起他所恋恋不舍的享乐确是无益的，磨折人的，要摆脱也是时候了。

在夏绿蒂身旁过着幽密的生活，晚上觉着她的衣裾轻轻掠过，在凯斯奈冷眼觑视之下强使她表示些微好感，是啊，歌德固然依旧在这些上面觉得幸福；但他艺术家的心灵，对于那么单调的情感已经厌倦。

此次的逗留使他的内心生活更加丰富，美妙的感情境界也认识更多；但精华已经汲尽，收获已经告成，应得动身了。

“真应当动身了么？我的心如钟楼上的定风针般打转。

世界那么美；只享受而不思索的人多幸福。

我因为做不到这一步而常常着恼，我枉自发挥享乐现在的妙论……”但世界在召唤他，希望无穷的世界在召唤他。

“目前什么都不要，但愿将来什么都成功”。

他有他的事业要干，有他的大教堂要建筑。

所谓事业，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很神秘的，还包裹在“未来”这云雾里。

但他确是为了这模糊的意境，要把眼前可靠的幸福牺牲。

他强迫自己定下动身的日子，等到心志坚定之后，他可毫无顾虑的在热情中沉溺了。

他约他的两位朋友于晚餐后在园中相会；他在栗树下面等待他们。

他们快要来了，亲热的，高高兴兴的来了；他们将把这次的夜会当作如往常的夜会一样。

但这一晚是最后一晚了，是事变的主角歌德把它决定的；什么也更改变不了他的主意了。

离别是痛苦的，但觉得自己有一走的勇气时便快乐了。

他平生最恨装腔作势，这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得来的，他受不了离别时的儿女态。

他要在静穆凄凉的快乐空气中和朋友们消磨这一晚。

谈话中间，两个不知事情实际的人，定会使第三个人伤心，因为他是明白真相的；这种悲怆的境界他已预先感到。

想到这里，他出神了一会，忽然听见夏绿蒂与凯斯奈在沙地上走来的脚步声。

他迎上前去，吻着绿蒂的手。

他们一直走到小径尽头的浓荫里，在黑暗中坐下。

惨白的月光照着园中的景色分外幽美，大家沉默了好久。

后来夏绿蒂先开口说：“我每次在月下散步时总要想死……我相信我们会在彼世再生……但歌德，我们能不能重新相聚……我们能不能互相认得？……你以为怎样？……”——你说什么，夏绿蒂？他错愕的答道。

我们自然能够重新相聚，此世或彼世，我们一定能重新相聚！……——我们的亡友，她继续说，还能知道我们的消息么？我们想起他们时的情绪，他们能不能感到？当我晚间安静地坐在弟妹中间，想起他们围绕着我有如围绕着母亲一样的时候，母亲的印象便鲜明地映现在我眼前……她这样的讲了好一会，声音如夜一般柔和，如夜一般凄凉。

歌德想也许是一种奇怪的预感使夏绿蒂的语调变得这般凄恻，一反往常的情形。

他觉得眼眶潮润了，他想避免的情感终究涌上心头。

<<傅雷全集>>

当着凯斯奈的面，他握住绿蒂的手。

这是最后一天了。

还有什么关系？——应当回去了，她温柔地说，是时候了。

她想缩回她的手，但他用力抓着不放。

.....

<<傅雷全集>>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傅雷先生(一九〇八—一九六六),为五四后觉醒的一代,他以译事致身社会,其优秀译作与渊博学识,特别是其刚正风骨,一直为广大读者所敬重与钦佩,在知识界曾产生积极影响,堪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在我国历史上是风云激荡而又苦难深重的年代。

傅雷深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这种精神支持,他求诸于当年先进的西方文明。

他积极拿来,怀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借诸多译作晓示;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追求,以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

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构成傅雷早期翻译的重心。

译介贝多芬等:传的深刻意义,是藉伟人克服苦难的先例,鼓舞起英勇的精神。

而《约翰·克利斯朵夫》尤为先生所推重,赞誉为“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人类的一部伟大史诗!大匠塑人,这部富于人文精神和哲理蕴涵的巨著,借傅雷译笔,发扬光大,在我国有着深远影响。

王元化先生作为该书的第一批读者,把克利斯朵夫“当做像普洛米修士从天上窃取了善良的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一样的神明……”“时上海正统治在日伪手掌下,戒严、封锁、屈辱、思想的压迫使许多人陷入极端的沮丧中……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很多。

凡读了这本书的人永远不能把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从心里抹去见《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一六页。

”解放后,这部书“影响了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连带批判《约翰·克利斯朵夫》,此语系当时报刊上的夸张说法,指负面作用之大,却也道出一部分实情。

转引自罗大冈《论罗曼·罗兰》,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七九页。

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新读者。

选译这等伟大的作品,使傅雷先生秀出时辈,奠定其大翻译家的地位。

傅雷先生于一九二八年初留学法国,考入巴黎大学文科,也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听课,接受西方教育,接受西学洗礼。

法国的教育一向崇尚笛卡尔的唯理论,强调理性与逻辑推理;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风行一时,被视为新时代的哲学,尤其在柏格森一九二八年获诺贝尔奖之后,其影响更弥漫知识界。

留学四年,先生曾专攻艺术理论,回国后从事过一段时期的美术考古和艺术教育。

丹纳的《艺术哲学》用实证方式,把雕塑、绘画、建筑、文学置于所产生的地域和时代用严密的论证,做出符合规律的解说。

先生读了这部“有关艺术、历史及人类文化的巨著”,觉得受益无穷,“认为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现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治学方式”。

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就把第一编译出,介绍给国内学界。

同时广泛涉猎西方学术,三四十年代的文艺评论,如《塞尚》(一九三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九四二)、《论张爱玲的小说》(一九四四)等,张扬生命主义、力的哲学与激情主题,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论说精辟,予人耳目一新之感。

《世界美术名作小说》(一九三四)展示傅雷在美术诸门的渊博修养,不失为趣味高尚的艺术鉴赏家;

《观画答客问》(一九四三)则期以“沟通中西画论为已责”,借触类旁通之功,阐发国画理念,黄宾虹赞许为“尤多发人所未发”。

傅雷当时以Critique d' Art(美术批评家)自许,对美术批评一直有浓非的兴趣,但只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识者认为,如不专事文学翻译,“而以艺术理论研究或艺术批评为专业,他在这一方面做出的贡献必能更大”林臻《傅雷的艺术哲学》,载金圣华编《傅雷与他的世界》二五二页。

<<傅雷全集>>

.....

<<傅雷全集>>

编辑推荐

全书共20册，收录傅雷先生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有关小说、传记、艺术、政论等译作三十六部，译文二十五篇；还有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等文章一百三十六篇，以及家书一百七十五通和致友人书二百六十五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